

蘇秦

白起



史記

張儀

孟子荀卿

樽里其茂

穰侯

十二



史記卷第六十九

蘇秦列傳九

楚 鍾惺 批評

蘇秦者東周維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
 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
 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
 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
 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
 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

蘇秦列傳九

蘇秦列傳九

史記卷第六十九 蘇秦列傳九

蘇秦王意在用
秦台從白是第
二美用秦易而
實六國難故也

矣。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

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噶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

史記

卷六

蘇秦列傳

二

大

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噤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

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卽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

言從兵事也開
口却說安民無
事四字發端甚
可說家即有着

十而曰好君舌鋒可長

不曰曰

史記 卷之九
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
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
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
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
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
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
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
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
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

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
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
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
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
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
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
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
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
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

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趙。一語何等激切。然其故却不在伐趙，而在攻韓魏。有節次，有原委。極其紆回，乃以秦無韓魏之規，二語終

之大。凡激切之言，必說得紆回。真有一畏情理，乃使人不得不信。此臣之所為

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

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
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
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
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等
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妓美人國被秦
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
惕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
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王
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

謀國主意不出此

千古人主

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今天
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
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
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
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
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
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
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
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

史記

蘇秦列傳

六

大宛堂

燕出銳師以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白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患王使犀首攻魏，擒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

計是の心 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滎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熈弓勁弩皆從韓出。少府 韓之少府，時方 時方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入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芻蕘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蹶勁弩，帶利劍，一人

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疆

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郟，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輪、翰、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

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寇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敵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

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

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產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

何輕民力如此

此○何○

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

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信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

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

從親以孤秦，太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克命後宮，燕代蒙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命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

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王，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

楚王亦有深心
其言非諾者

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
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
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
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
懸旄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
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
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
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
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

活方宜府修禮
竟了前取尊榮
三序錄

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
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
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
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
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
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
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
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
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

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其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

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克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

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奔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

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

魏無知 爲陳平用此

二語

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

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弃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餌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

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
於○燕○而○亡○於○齊○齊○宣○王○以○為○客○卿○齊○宣○王○卒○潛
王○卽○位○說○潛○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圃○以
明○得○意○欲○破○敵○齊○而○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為
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
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
乃○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
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
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

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
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
○亦○而○無○迹○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弟○亦
○為○世○情○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
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鄙
輒○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
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
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
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

史記
蘇秦列傳

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

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亾國之臣必貪

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亾宋，則齊可亾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

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代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

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

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也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苜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

從中插此一段說得盡情而以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二語收

之是文章開力
雖戰國久能之

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弃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

贊齊而王從之，是名甲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潘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

距書七國情如
曾中目中學中
井井然其筆頭
口頭落落然正
告天下數段言
秦之橫適燕者
數段言其論雖
橫暴秦罪伏然
秦所以稱六國
要領作用不日
於此其文出沒
不明而結理可
尋覺出之絕不
費力古人規一
事固其通節而
意之節出而為

又言逐句
公之者哉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
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
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
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
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
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
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
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
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

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
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
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乾。韓氏太原卷。我下
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
前。鈇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
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
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
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
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

蘇秦列傳

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人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弃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

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相，羸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

蘇氏兄弟起結
皆在燕雖中間
成敗雖合稱異
終以燕為若知

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

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昔者...

史記卷第七十

張儀列傳七十

楚 鍾惺 批評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

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

蘇秦自以爲不及張儀人未之許愚觀兩人皆

富貴熱中人然儀有功於人國而身享其利秦苟能享其利不必有功於人國故儀爲秦連衡之

前取蜀伐魏伐韓欺楚秦爲六國從後實事實效尺寸無聞焉秦見疑於燕乞身之齊以車裂

終儀見惡於秦乞身之梁竟得思死儀秦才局優劣見矣

張儀已學而游說

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以璧門下意張儀

張儀列傳

史記卷七十一
日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壁其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醜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是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

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始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

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能乎？」張儀

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宜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

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敵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

從事於易一易字破內此所以

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

史記 卷之七 周本紀 周威烈王 周威烈王 周威烈王

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定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疆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

此逆漸起手

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

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患。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

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昧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亾。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

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

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

史記 卷七十一
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與，誰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土，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

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

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
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
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
兵而攻齊是伐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
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
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
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
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
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

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
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
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
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
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
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
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
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
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

諷者爲賤。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旣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

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兵，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

而數舉兵，危亾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
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辭，虛辭高
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
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
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
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
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
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
黔中坐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

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
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
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
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
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
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
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
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
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

史記 卷七十一 蘇秦列傳
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胥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盟。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

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

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無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人王之家，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微亭，師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蹠踣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跋後，蹄間三尋，騰者

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裊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

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
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
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
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亾不可得也
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
謂得妙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
此語出此句同類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
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
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

居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
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
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
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
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
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
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亾隨
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亾國之實是何也齊
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

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士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疆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劬河外，趙人朝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

六國趙最強蓋
自武靈王之時
也故儀說之事
本願費心費辭
抑揚頓挫甚有
機鋒蘇秦所謂
別疑虛囑駙於
六字俱於此見
之

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懼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

史記
卷七十一
張儀列傳
十五
大來堂

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
大王之所信爲從者。特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
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
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
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
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
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
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
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

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
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
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
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
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結事。寡人若屬師傅。不
與國謀計。先王弃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
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
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
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羣王許張儀。張儀乃

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
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
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
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
熱噉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噉厨人進
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
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亾
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
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

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
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
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
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
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疆
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
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
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
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

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

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

即州儀語不更一字妙

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

此蘇小意矣
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資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

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
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
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
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
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
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
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
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
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

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
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
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
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
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
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
爭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
至秦韓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
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

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

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問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亾，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

亾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奔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

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史記卷第七十

史記卷第七十一

楚 鍾惺 批評

樗里子甘茂列傳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

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遂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亾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

恐一旦亾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爲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爲賴矣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亾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

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樛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樛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樛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

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樛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樛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樛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劫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

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

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二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驕旅之臣也，樛里子、公孫爽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

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爲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

楚人。不宥救。公仲因甘茂。茂爲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爲秦守宜陽。

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亾，韓亾，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壽謂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爽，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

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爽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爽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亾之，是自爲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爽，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離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僻，離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

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

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亾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甘茂之亾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

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
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
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
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卽賜之上卿以相
卬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潛王曰夫甘
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卬迎之甘茂德
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
齊王曰善卽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
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

婚而驩而秦問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
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雎曰寡人欲置相於秦
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
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
爲事君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
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
甘茂事之取十宮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
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
嘗用召滑於趙而內行章義之難趙國亂故楚

南塞厲門而郡江永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
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
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
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
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
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宰相
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
曰甘羅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
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

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
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
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
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
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
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
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
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

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則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社郵。今文信侯白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噤

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

史記卷七十一
大梁堂
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
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
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
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
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
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
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
彊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

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
天下尤趨謀詐哉、
楚 鍾惺 批評

穰侯列傳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
姓芊氏、秦武王、秦無子、立其弟爲昭王、昭王母
收穰侯、芊八子、及昭王卽位、芊八子號爲宣太

史記卷第七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
姓芊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
故號為芊八子及昭王卽位芊八子號為宣太
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
王死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
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
名冉此字之開處弄筆後人鮮知

楚公鍾惺批評

史記卷第七十二

穰侯列傳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
姓芊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
故號為芊八子及昭王卽位芊八子號為宣太
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
王死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
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
名冉此字之開處弄筆後人鮮知

續項有越

史記

穰侯列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此○公○道
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
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爲能立
昭王昭王卽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
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
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爲
政昭王七年栲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
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
冉爲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
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爲公毋急

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
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
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
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
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
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
以客卿壽燭爲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
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爲秦
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

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穰侯之有功於秦，在舉白起，范雎逐穰侯，豈能聽白起之留於秦哉？此起所以死也。太史公於此看得破。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亾。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獸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

聽白起之留於秦哉？此起所以死也。太史公於此看得破。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亾。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獸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

史記 卷七十一 穰侯列傳 三 大梁宅

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
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亾不可得也願王
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
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
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
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
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
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爲天下三十萬以

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爲湯武復生
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戍陵七仞之城戰三
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地始分以
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
必亾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
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
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
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
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

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爲陶開兩道幾
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
而不得何爲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
侯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
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
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
魏破亡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
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
襄王懼使蘇代爲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

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
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
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
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
信不爲無行今破齊而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
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
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
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
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

史記 卷七十二 穰侯傳
秦齊恐不禿秦必禿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
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
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
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
有安邑韓氏必無主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
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
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
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
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

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
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
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
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
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
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
焉秦復收陶爲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
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

疾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及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白起者，郢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

史記卷第七十三

楚 鍾惺 批評

白起王翦列傳十三

白起者，郢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

史記 卷之二十三
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

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原君計之。平原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

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齧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部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旣怒廉頗軍多失亾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

隆伊武安君爲上將而王齧副之齧亦安焉與起共事而無嫌怨而卒以成功此亦後世人臣所難其用兵布置節次者皆

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齧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

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

史記 卷七十三 白起列傳

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
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而之，
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
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
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
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
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
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
郡，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

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
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
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
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
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
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
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
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
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

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秦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

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齮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

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白起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

之，鄉邑皆祭祀焉。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定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

信之入李信之妙也

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

王翦始終請用六十萬人非怯也。亦非自不勇。亦非將自不勇。

秦軍悉。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能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特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

史記 卷七十三 王翦列傳 七 大來堂

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
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
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
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
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
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
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
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
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

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
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
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
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
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
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
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
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
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

世今將強秦之...
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
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齊今王離已三世將
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
遂降諸侯

亦洵歎也...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自起料
至心良又將王繡為...
嗣之然不甜...
其財本論合...容以

史記卷第七十四

楚 鍾惺 批評

孟子荀卿列傳十四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
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
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
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

孟子傳自為起
止落落忽忽伸
縮藏露尋之無
端百略序孟子
即及三篇序于
髡諸子全不及
孟子一字若忘
却本題者而於
敘三篇序于髡
諸子處長短頗
頗不必知一以
覺其妙而學之
無處下手只是

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還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

蓋法變化妙不
論得

騶衍全書
序

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其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

與幻之玄以賦
手凡子長又不可
等作賦何也

史記卷七十四
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
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
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
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
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
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
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
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

君側行、敝席、如燕、昭王擁慧先驅、請列弟子之
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
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
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主伯夷
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
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
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
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餽牛車下、而繆
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

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

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

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

晏嬰之為人也然其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

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

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嬰

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

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

此無他神術只承意觀色四句入微

未及視未及試六字極妙私心在彼有之一句從此生字皆一視且試之便了然矣

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

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

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

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

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

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髡亦是魯連流亞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

淳于髡

不知戰國之主
有何間方作此
不急之務想見
古人好文好士
如此

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

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術之術以紀文於

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

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

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前言三騶止分
注忘與術二人

當以騶奭是三騶之數而序騶奭不直接忌與

衍於淳于髡慎到諸子之後始漫然及之若接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

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

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田駢之屬皆已歿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

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

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

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

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

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禩祥鄙儒小拘如莊周

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與壞

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烈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虛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史記卷第七十四

